

清 明 时 节

張 天 翼 著



文学小丛书

清明时节

張天翼著

127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清 明 时 节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406 字数 44,000 开本 787×1092 1/50 印数 2 插页 2

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35000 册

定价 (2) 0.16 元

前 言

在1929年間，張天翼象彗星似的出現在當時的文壇。他以冷靜的觀察，現實主義的方法，寫出一些具有新鮮的風格的短篇小說，這便立刻引起文藝界的普遍注意，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。

《清明時節》是他在1935年所作的一個中篇。內容是寫惡霸地主羅二爺要侵佔地主謝老師的墳地，謝想乘機索詐而勢又不敵，於是教唆三個爽直的兵士將羅痛打一頓；等到羅追究澈查時，謝因畏罪就出賣了這三個兵士，而羅也借此以極低的代價奪取了墳地。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與其丑惡本質。作品中人物形象也刻劃得極其鮮明，如羅二爺的驕橫暴戾，謝老師的貪婪狠毒，以及程三等幫閑的肋肩諂笑，無不躍然紙上。作者都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來觀察、分析和刻劃這些人物的。

本篇最初發表於1935年7月的《文學》月刊第五

卷第一号上,1954年4月作者又加修訂,这次即照修訂本重印。

編者

整个上午，这随缘居茶店不断地有人来，给挤得很紧凑。

来喝茶的都是那些挺有历史关系的老主顾。他们吃着家里的现成饭，每天到这镇上的大街来坐坐茶店：这简直成了他们做人的目的。有几位还是从十六七岁——嗓子刚变粗的时候起，就天天来泡一壶龙井，吃这么一块烧饼，一直到现在五六十的年纪没间断过。

他们各人有各人一定的座位，好象守着自己的祖产似的。哪些人跟哪些人凑成一桌，也仿佛是天生成这样，谁也不敢换动一下。

靠窗的那一桌却是这整个茶店的重心。大家都注意着那一桌几位先生的神色，看他们谈着些什么。

那几位先生的嘴脸老是那么慎重其事，叫人一瞧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谈大事情。他们都是这里的

区董。他們都喝过墨水，会帮人写写状子，也給人問問是非。那张褪了漆的茶桌就成了他們办公事的地方：別人要跟他們談打官司的买卖，要問他們借錢，都得恭恭敬敬挨到那窗子边去。要是没有什么交易的时候——比如現在——他們就作古正經地議論着地方上的新聞：李营长昨晚在罗二爷那里打麻将贏了二十几块錢，而劳副官上万柳墅去了，听說是去調查那里的一宗搶案。……

接着搖搖脑袋叹口气：那营兵在这里駐得太久了总不太妥当。

閉了会儿嘴，就又打算換个題目談談。他們瞧着自己桌上空着的一面。那张板凳現在可还靠在窗子下面歪着。于是有人对那里撮撮嘴唇，当做一件大事那么問別人：

“怎么謝老师还没来？”

照規矩那位老搭挡該已經吃过一块葱油烧餅，冲过两次开水了。

那些嘴巴就又活动起来。有人認為那位謝老师这几天大概很不舒服；往后他跟罗二爷准会有一場了不起的糾紛。接着第二个人馬上就来証实这句

話：

“当然，当然。罗二爷做事向来不講什么虛套的。程三先生你說？”

几双眼睛注到了程三先生那张圓脸——那两撇黑油油的胡子在嘴下面成一条弧綫，很象一个加官。他是罗二爷的亲信人，总得知道罗家跟謝家会有怎么个别扭。

程三先生意味深长地咳嗽了一声，才慢条斯理地发表他的意見。他認為謝老师要是跟罗二爷作对，那一定会吃亏。道理很明白：

“他們謝家的族人都在謝家坝，鎮上姓謝的就只謝老师跟謝标六：他們怎么斗得过罗二先生？莫說这个，就是謝家全族来也不行的。有什么法子呢，唉。”

他扫了大家一眼，覺得很为难地摇摇头。他声言他要做个和事老。可是罗二爷对什么事都要干到底，不能够轉一个弯。这里他輕輕叹了一口气。至于謝老师——那也未免太执拗了一点。

“謝老师也是！棋盘角的祖坟怎么一定不肯迁呢，唉。”

于是这几位先生拿出一副認真劲儿来談着。肚子里可隱隱地覺得痛快：跟他們身分相同的人要是有什么难办的麻煩，他們就有賭贏了錢那么舒服。

他們裝出关切的样子来批評羅、謝兩家都有点不对的地方，象談到自己兄弟的錯处似的。

怎么呢：謝家卖了棋盘角那块地給羅二爷，祖坟总沒卖給他呀。

“不过羅二爷也难怪，是吧。好好一块地，中間倒堆着外姓人家的祖坟，討厌不討厌呢，是吧。”

当然羅二爷想要謝家迁坟——好把坟地买来成一片整的。可是謝老师却打算在这上面发一笔財，死熬着价錢：要五百花边！这可就是謝老师的不是了。羅花园的当家师爷来跟他一商量，他一个劲儿往謝标六身上堆：

“要問我們堂老弟哩，我一个人作不得主。”

其实謝标六算什么脚色！——在这鎮上开了一家姓記广貨鋪，一个生意人，他敢跟羅家里挺腰把子么。你一跟这家伙談吧，他也往謝老师身上堆，一面說話还一面濺唾沫星子。

怪不得別人要动火，怪不得。羅二爷在地方上从

来沒碰見過不順手的事。这回当然得使性子：干脆在棋盘角打个篱笆——把謝家里的祖坟也圈到里面，給謝老师一个难堪。

程三先生呷口茶咂咂嘴，給罗二爷下了个考語：

“罗二先生呢，人倒是好人，不过脾气那个一点。”

談鋒就偏到了罗二爷身上。他們認為这位脚色做事有眼光，棋盘角那块地就买得不錯：这是一块好地。

他們眼珠可在瞟着程三先生，要听听他的口气。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堪輿家，他告訴罗二爷那块棋盘角有个旺穴，可是謝家的祖坟并沒葬在那个穴里，只是挡住了那条龙脉。这么着罗二爷才硬要謝老师迁祖坟，好让他自己百年之后葬到那个正穴里。——沒外姓人挡住罗家里的风水。

从前罗二爷可不信这一套。可是这几年地方上很糟，罗府上也有点支持不住，他老人家就听了程三先生的話，把希望寄到子孙身上了。

“棋盘角真是一块好地，程三先生你說是不是？”
有誰冒里冒失地插进来問。

可是程三先生故意岔了开去。他把題目轉到了水灾旱灾，吊羊^①的好汉們，地方上的不安靜。別說象他自己这号普通人难过日子，就是罗二爷也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。

“因此他如今常烧烧香，打打坐，想修点子福。你看罢：我說罗家里将来会中兴的。”

接着就有好几张嘴贊叹起来：罗二爷到底是了不起的。那些鼻孔里流出了輕輕的叹声。

这时候忽然門口一陣黑，所有的眼睛都盯到了那里，隔着白霧瞧那进来的人——那脸子虽然背着光，那模糊的輪廓可非常熟悉。

一个嘎嗓子就亲亲热热地叫了起来：

“謝老师怎么才来呀？”

于是謝老师照例在那张长脸上堆着笑——可是不大自然，嘴里鑲着的那几顆假牙齿就給挤到了外面。他溜着那双三角眼睛对大家打了个招呼，一面挺小心地提着他的水烟袋走到他老位置那里。

別人看得出他脸色有点不自在，仿佛他那条相

① 吊羊：綁票。

依为命的板凳有什么梗着他的屁股。他也象老是怕人提起他什么亏心事似的——偷偷地膘一眼这个，膘一眼那个。

这些士紳又上了劲。他們繞了許多弯，想尽法子要談到他跟罗家的糾紛上去：他怎样去对付棋盘角那丢人脸子的篱笆呢？他可是硬到底不肯迁他的祖坟么？

可是謝老师不打算叫他們痛快一下，老是避开这些話头。他扯到了李营长的一些趣聞，然后又談到駐在此地的那营兵。他膘了程三先生几眼，就把脸子轉向着右边那位灰胡子：

“李营长对他部下——倒是管束得好的。你看如何？”

这些可逗不起大家的兴致。那营兵还是去年十二月开来的，四个五个的在那些老百姓家里借鋪——謝老师家里也住着这么三个。当时大家都綑紧着脸談这个坏消息，一回到家里可又得堆着笑，拿出对大人物請安的劲儿来跟借住的副爷們攀談，腰板子老是鞠躬似地弯着。一面还請求罗二爷跟李营长去聯絡聯絡感情。

那些穿灰布衣的倖子倒很講理：一直住到現在二三月——沒鬧過什麼事，頂多不過在买东西的時候要賒賒賬。於是大家都放了心。反正那些副爺不會鬧別扭——沒什麼了不起。他們對家里的借鋪客人漸漸擺出自己的身分來，愛理不理地竟有點看不起那班粗家伙了。

他們似乎想叫謝老師快点結束這個題目，誰也不答腔，只用鼻孔“唔”着。

謝老師鼻孔掀了一下，挺有把握地說：

“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。那些倖子啊——我曉得的，唔。他們好管些閑是閑非，這是他們的天性。然而只要不惹他也就沒有什麼，唔，沒有什麼。”

接着談到了他家里那三位兵大爺：他們昨天在城里替一個不相干的家伙打抱不平，跟人打過一架，回來之後還興高采烈地談着。至於究竟為了什麼事才打起來的，他謝老師可就不知道了：他向來懶得打聽那些閑是閑非。

“其好事有如此者。”謝老師用力地把水烟袋往桌子上一放，結束了他的話。

別人都瞧着他。他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去嚼他

的燒餅，那几顆假牙齒就給推得一动一动的。

可是同桌的人又提到了羅二爺，一面瞟着謝老師，想看出他這種泰然自若的神色是不是做作的。

其實謝老師早就打定了主意。他記得下月初二是羅二爺那位少爺的生日——滿十四歲，他想跟謝標六合伙送一對紅對子去，這麼着他就能跟羅二爺當面談一下：往日他要到羅花園去親近親近的時候，總得借個題目，談談地方上的事，再不然就是送點禮。這回他打算仍舊照老例辦事，借個機會會會面，商請羅二爺在清明節以前把棋盤角那塊地的籬笆拆掉，然後再談遷墳的交易。

事情着手得很快。

兩天以後，謝老師就用錢南園的筆法把對聯寫成功了。上款是“慕隱鄉長大人文郎家駿世兄誕日書此為賀”，他自己認為這個稱呼很得體，並且是新舊合璧的。

於是他跟他那個堂兄弟把這份禮物帶到了羅花園。

那位門房師爺捧着這副紅對子進去，又原封不動地捧出來。他歪着一張嘴告訴那兩個姓謝的：羅

二爷今早出了門。这当然是撒謊。至于这副对子——可不敢当得很：少爷不做十四岁生日，什么礼都不打算收。

謝老师背脊上一陣冷。他結里結巴地說：

“然而上款已經写好了的，要是……要是……唔，这是特为送少爷……沒有別的用处。”

这么談判到吃了两块烧餅的时间，謝家哥儿俩又挟着这份礼物回去。

謝老师那张长脸紅得象那副对子。他想不透罗二爷怎么能够那么看不起他。他进过学，从前还在省城的一个闊人家里教过書——大家就一直叫他做謝老师。他每年也有八十担租谷，并且还送了他儿子到县城里进中学。他在地方上也算有点声望。可是罗二爷簡直不給一点面子。

“罗二太对不起人，太对不起人，”他咬着牙。

那位广貨鋪老板就輕輕叹了一口气。低着脑袋在他堂哥哥后面走着。他比謝老师高点儿，可也是那么瘦。两个眼睛配成一个“八”字形，仿佛有誰用手指在他腮巴上往下扞住似的，嘴上老是有唾涎，嘴角給泡得发白。

他向来佩服謝老师做事有見地有手段，不过他覺得謝老师也有个小毛病：有时候講話太隨便，难免要得罪人。他就知道这位堂哥哥想尽方法要亲近罗二爷，一背轉脸来可又跟別人談罗家里的坏話。

于是他舐了舐嘴，小小心心試探着說：

“我說我們講話頂好要小心些。要是讲了罗二爷的閑話——他总会要曉得。罗家里跟我們結仇怕就是为了……”

突然謝老师停住了步子，猛地回过脸来：

“你倒有这么多話讲！——先在罗花园的时候偏生你又不開口！”

走了这么五六丈远，謝老师的气似乎平了点儿。把脸轉向謝标六，用着斬釘截鉄的口气：

“我們預备一下罢，唔。后天我們去上坟。”

二

清明那天——謝老师沒到随緣居去。

他正取下他的假牙，把嘴里的漱口水吐出去对

它冲洗，堂兄弟可就提着一只香篮进了門：褪色的蓝竹布长衫上加上那件大馬褂，看来象一把迎神用的大伞。

謝老师把水淋淋的假牙齿塞进嘴里去，眯着一双眼睛斜看着那只香篮——这些貨色是他哥儿俩各人出五百錢合办的。不过这一吊錢的东西有点叫人那个：蜡烛小得象紅辣椒一样，那把香也沒往年那么粗。两双眼睛互相瞟了一下，广貨鋪老板就用手指打着数目字的手势，又指指香篮，噴着唾沫星子报告这些香烛的行情。

于是謝老师说：

“你鋪子里还是販些香烛来卖卖罢——上算些。”

院子右边那柴房的門忽然叫了一声，一位兵大爷弯一弯腰走了出来，手里拿个木脸盆。这是大家都叫他做“兔二爷”的那个。他那双紅眼睛盯着厅屋里的謝家兄弟，用种很随便的样子对他們招呼一下：

“早哇。”

那位主人沒理会，只专心抽他的烟，眼睛成了斗鸡眼。左手托着水烟袋，大拇指不住地在上边摩着，